

致辞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致辞全文 (只有中文)

2010年6月10日 (星期四)

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六月十日）出席华人会计师公会午餐会致辞全文：

陈(美宝)会长、各位嘉宾：

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在华人会计师公会的春茗上和大家见过面。当日我向华师会多年来对香港的贡献，表示了欣赏及感谢。

事实上，多年来，你们都很支持政府的政策发展，我们很多谘询文件，你们都会给予意见。

今日，我会谈到数个话题。最主要的是金融业发展的方向。首先，我觉得香港现时的金融业发展势头很好，为甚么呢？因为我们在今次金融风暴之后，香港的金融体系所受的创伤远比其他地方为小；再加上我们在中国经济的势头甚好之下，金融业的前景在香港来说，是非常值得我们支持，我觉得其甚有发展空间。

但说到金融发展就不可不提监管，尤其是现时在西方国家，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监管政策愈来愈多改变，这些改变当然是冲着金融海啸而来，这些改变很多还未落实的，还有很多变化。

在金融市场的竞争来说，我觉得监管政策是重要的一环，除了法制、资金流通、人才之外，香港能给予投资者及市场怎样的监管环境呢？这是我们竞争的一个重要元素。在金融海啸期间，其实香港有一项是做得不错的，除了说金融体系受创很小之外，我们在监管方面，是令到国际认同及看高我们一线的。我举一例子，在金融海啸发生时，全球市场都很快地临时禁止沽空，香港在沽空政策方面并没有改变，因为我们本身的沽空政策已是相当不错的，所以在一个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动荡，很多国家急于想方法禁止沽空时，我们回顾自己市场的情形，就决定没有改变沽空政策。这件事给予市场的信息是很好的。我们不会朝令夕改而是有一个一致性的做法，譬如说沽空，我们一直都有监管的，但当有慌乱的情况出现时，我们不会临时去改变政策，当然这方面背后有小心的研究和决定，可给予国际一个正面的信息。

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展是多方面的，我们资产管理的行业会有很好的前景，人民币会一个新的商机。在我们的监管政策来说，有些事情是需要改变的，但在监管时，不应该外国怎样做，我们一定要照着做，我觉得这并不是太适当的，因为有时可能会混乱，我们应该看香港本身的制度如何，过往的经验如何，要在小心论证的情况下，决定我们监管的方向。而市场要求高的透明度，以及一个可以预期的政策。所以，在这方面应该小心去抓着平衡。

最近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股价敏感资料的谘询，其实这个课题，说了多年，以往的做法和想法是想把上市公司的条例法律化，我们兜兜转转的这方面做了多年，结果发觉这样是做不成的。因为要将上市条例法律化会窒碍市场发展，因为上市条例本身不是语言，法律化的话，令上市条例过于僵化，难以适应市场的改变。若要法律化的话，事实上需要写很多条文，有时会令举证及调查方面有困难。兜转多年，我们最近的做法，是把一些香港熟悉的观念，譬如如何谓内幕消息的观念，套用在股价敏感资料的披露要求上；这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香港这么多年来一向习惯内幕消息的定义，我们有现成的案例，市场知道什么是内幕消息。现时我们新的谘询中，就是上市公司除了不可以用内幕消息做买卖外，若果你有内幕消息的话，需要即时披露，这些我们都是回顾香港过去的法律环境，以我们自己市场认识的东西来提出这个观点，这观点亦与欧盟的观点不谋而合的；所以，我们现时看最后的法律定案，订定出这套谘询文件的内容，我相信能够反映了业界的意见，以及在监管和市场的灵活性方面找到一个平衡。

如果我们思考所有的监管政策时，我有几个原则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下的。第一，我觉得我们的监管措施必须一致和明确，刚才我已说过，譬如是沽空的例子，或是内幕消息用来做内幕披露的例子，其实都是要维持一致性的，即是我们的监管措施要一致性和明确性。

第二，我们必须在一个合规成本和执行成效之间取得平衡，因为市场的监管在平衡方面是重要的，如果我们监管而令到市场不能发展的话，会对投资者不利，所以要把握这方面的平衡。

第三、就是金融政策本身可考虑的因素有很多，所以，我们要寻求市场成效、监管成效、监管效力之间的平衡，我们要多听市场的声音和解释政策。市场才能够明白。

第四，就是在很多监管政策推出时，总会有不同的持份者有各样的看法。很多时监管的目标是很理想化，但现实应该怎样做是很考工夫的。所以一定要在监管政策推出时，在不同的持份者中，找一个最大的共同目标 (common ground)，这是在推行监管政策时一定要考虑的。

除了我刚才所说的，关于上市的要求，令到股价敏感资料要公开要求之外，还有两方面我要谈论的，第一，就是关于一些行业的监管问题。我们很快便会进行一个谘询，就是关于保险业界的监管。

我们现时保险业，基本上当然是有一个很大的行业自我监管，亦有政府的保监处，作为一个政策和监管者。虽然我们已经说了几年，目前来说，关于保险业监管的顾问谘询已经完成了，希望大约在年中，开始向公众谘询。第一，我们希望成立一个独立的保险业监管处，不是政府部门，是一个独立的监管者。同时在行业的自我监管方面，保险业监管是要拿出来研究，怎样把一些适当的监管工作，给予独立的监管者，我们觉得这个方向是要做的。因为除了对投资者有保障，监管方面是和国际接轨。如果不能与国际接轨的话，会令到我们的业界在竞争时遇到困难。

另一点要说的是关于会计界，会计界的情形，刚才陈会长亦谈及，记得较早前，媒体曾报道有关于会计监管架构改革，引起公众与业界的谈论。香港的会计专业，多年来都是遵行一个自我监管的制度。但这个自我监管制度，其实一直顺着本地情况和国际趋势去改变的。譬如近年因应本地发展需要，增强了行业的监管元素，透过修订《专业会计师条例》，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已加入了非会计师的委员，而公会的纪律和调查小组，现时均由非会计师的委员担任召集人，并以非会计师委员为多数。

除此之外，大家都记得，因为这个安隆（ENRON）事件之后，令到国际对于会计，尤其是上市公司会计方面监管的关注。我们在二〇〇七年成立了财务汇报局，负责调查上市公司的审计不当行为，以及财务报告违规的事宜。由此可见，我们虽然有行业自我监管，但一直都有一些新措施与时并进以及和国际接轨的。

以今日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未完结的，如果以我们的会计监管制度与国际比较，我觉得还是有个空间可以发展的。为何监管是那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所说的是上市公司的监管，譬如我们会计师做上市公司的审计，需要得到国际方面的认可，才能令到认受性提高。现时这个行业基本上是自我监管，虽有财务汇报局做一些调查，但这个架构究竟是否达到国际方面认同的水平，而我们香港会计师签署的报告可否在国际得到认同等等，都是要顾及的。

所以我们循序渐进到现在，还可行多一些步骤。我们亦了解香港会计师公会已表示会进行研究。我们亦很乐意与会计师公会商讨，令会计界的监管达到国际趋势。

最后，如果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四个原则，我希望的做法是多些聆听业界的意见。同时，最主要是我们怎样令到监管和市场发展之间，做到一个彼此互利互惠的情况，我很希望听到华师会的意见。

依照我们目前的想法，若然需要考虑一些措施的话，就是该等涉及上市公司的核数程序，其他的暂时不作优先考虑，我欢迎听取各位对方面的意见。

我想在余下时间谈论另一个问题。我今天带了一些「起锚」的襟章来这里，我很多谢各位会员支持，襟章已经全部派发完。为甚么我们要不断讲这个问题？为甚么政府官员也要落区，派传单，派襟章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政改方案是重要的，与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。

我们知道促进民主发展是香港市民共同愿望，而我想不到从特区成立到现在，有哪一件事比这个更重要呢？以及有哪一件事比政改更加引起讨论，所以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一个议题。当然，二〇〇五年当时的政改方案被否决，令政制停滞不前，对于整体社会来说，对于我们政府来说，都是很大的失望。

香港特区成立快十三年而已，如何处理一些争议性大而社会上的共识未必完全一致的议题，这是政制成熟的过程中应该要经过的阶段。其实我们很多民生问题、经济发展的问题，都是很富争议性，都需要我们政治的体系发挥其政治能力来协助香港解决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，会令到政府在处理所有民生、经济问题时，更加能够专注，能够发挥政治能力。

为甚么我们今次要谈论这个问题呢？为的是希望给予市民看到这个事实，就是我们现时这个政改方案与现行的选举安排比较，有明显的进步，明显增加了民主的成分，以及为将来的普选创造有利的条件。

我们所讲的二〇一七年行政长官的选举和二〇二〇年普选立法会，已经是中央给予我们的一个时间表，这个政改方案会否获得通过，当然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今日我们看政改能够通过的机会可能不高，但虽如此，我们也要不断努力令到政制可以向前走，达到目标。

我们是否希望在政制这么重要议题中，香港能够有进展，而不是再次原地踏步。刚才我所说有关对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些看法，其实每一次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，在社会上寻求共识的，听取意见，然后找一个空间，找一个共同目标。政制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，当然是一样的，为甚么我们现时的政治体制不可以在这方面找寻空间？寻求一个大多数的共同目标？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决定的是寻求一个共同基础，而不是去坚持己见。

我们每一个人，或者每一个香港人应该问，我们是否要为香港最佳的利益一同努力，而不是追求自身狭隘的好处？所以自从这个「起锚」行动开始后，我们一直向市民介绍这个建议方案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我相信市民是希望见到进展，以及政治的体制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，而市民希望见到我们透过政制建立共同基础，坐言起行，而不是停滞不前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各位能够表达你们的想法，告诉你们的立法会议员，请他们「起锚」。多谢各位。

完